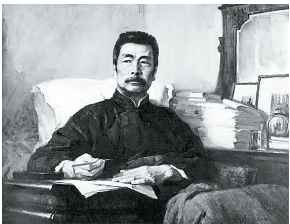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

高中梅

鲁迅过年



鲁迅

鲁迅先生早年是不重视过年的。他的日记里，每到过年，都是三言两语，一笔带过。不仅是他，即使许广平女士，也曾说过：“向来，我们无所谓元旦，也无所谓节日的……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了。”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真的不重视过年。

1927年春节三天前的日记中，鲁迅写道：“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。”大年初一，他又写道：“午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。”这一年春节前后，许广平几乎每天都到鲁迅那里去，对鲁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。

1928年春节，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，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。年前、年后几天，除“同三弟及广平游市”并逛书店，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外，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，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，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。

1929年春节，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、看电影为娱乐，他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。节前，鲁迅“往内山书店”，在书店“得《草花模样》一部，赠广平”。这时，许广平已是“准妈妈”。过年时，鲁迅还描摹“草花模样”的日文休闲画册送给许广平。除夕当晚，鲁迅邀来柔石，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。

1931年和1932年春节，由于淞沪战事爆发，鲁迅都是在避难中度过的。1933年春节，形势稍微平和一些，年底又得来一笔及时的稿费，鲁迅很高兴，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：“盖如此度岁，不能得者已二年矣。”为庆贺“旧历除夕”，由许广平“治少许肴”，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。

饭后，53岁又多病的鲁迅兴致甚高，“买花爆十余，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”。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，更不燃放。这次却带着四岁的海婴，不辞辛苦爬上四楼楼顶，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，在他多灾多难的生涯中，实属罕见。这是因为，对孩子来说，“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，自然要数除夕了。”

1934年春节，鲁迅除夕时给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；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一盒糟鸡和九件玩具。年初二那天，鲁迅写了一篇《过年》，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，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“格外的庆贺”，“比去年还热闹”，“比新历年还起劲”，表示了他的赞赏。文章末尾，鲁迅说：“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，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‘噓’了起来：这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”

1935年春节，鲁迅更上一层楼，除夕之夜他写信对友人说：“十多年前，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，是反对的，现在却心平气和，觉得倒还热闹，还买了一批花炮，明夜要放了。”年初一又写信给另一位友人，说自己“今年却亦借口新年（即春节），烹酒煮肉，且买花炮，夜则放之，盖终年被迫被困，苦得够了，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。”

1936年春节，鲁迅前后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。他给母亲写信说：“上海这几天颇冷，大有过年景象，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。”他也邀请萧军“在旧历年内，邀些人吃一回饭”。大年初六，他邀请黄源“往陶陶居夜饭，并邀胡风、周文二君，广平亦携海婴去”。这是他与友人、爱妻、爱子一起，最后的春节聚餐。

由此可见，鲁迅过年很随俗，节俭朴实，也不失热闹，而且注重家人团圆、亲朋走动、友人团聚，无不彰显大师风范。

佳节词话

刘绍义

鸡年鸡联趣味多

要说难对的鸡联，还是“斗鸡山上山斗鸡；隐龙洞中洞龙隐”这样的回文联，正读反读完全一样，实在难得。但好在桂林山水中自然存在的这两处名胜古迹，让这个天然妙对浑然天成，不留斧痕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类似这样的妙对，在古代也不算少数。幼年聪慧的林则徐，七岁就能吟诗作对，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。有一次林则徐在水池边玩耍，邻村有位小有名气的学士，想试试他的才智，就指着水中戏水的鸭子说道：“鸭母无鞋空洗脚。”林则徐一听，知道是对方想考考自己，于是微微一笑，转头指着岸上的鸡回答道：“鸡公有髻不梳头。”学士听了，心中一惊，暗暗佩服。

诸如此类的，还有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小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蒲松龄自幼苦读经史典籍，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机智过人，早岁即有文名，为乡人所称道。当地的一个姓石的乡绅闻讯，心生嫉妒，想借出联索对之机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学，压压蒲松龄的名气。一天，他见蒲松龄正和一群小伙伴玩耍，指着不远处房檐上的一只猫，吟出了上联：“猫踩猫头瓦。”蒲松龄一眼瞥见一只鸡正在啄食花草，便脱口而出：“鸡啄鸡冠花。”石乡绅见没有难住蒲松龄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其实，真正的鸡联好对，还是要数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中的诗句：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形象生动，有声有色，一幅深秋早行图跃然纸上。与之相似的，还有“鸡犬过霜桥，一路梅花竹叶；龟蛇浮水面，两件玉带荷包”。所不同的是，前联十个字都是名词，没有一个动词，组成新词后，“鸡声”、“茅店”、“人迹”、“板桥”，依然是名词，但却能给人以动感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不过，吟诵后联，鸡犬过桥的画面，依然历历在目。我们知道，鸡在霜雪上走过，会留下一个个“个”字，这在杨朔散文中曾经出现过，这些“个”，极像竹子的叶子。而犬在霜雪上留下的脚印就不用说了，一看就像朵朵梅花。一生爱梅、写梅、画梅的梁实秋老人，在西雅图回忆小时候画梅的情景时竟说，最初画梅根本没有见过梅花树，那些“细枝粗干、勾花点蕊”全凭想象。

对于梁先生的这个说法，他的好友不以为然，他给梁先生开玩笑地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“吾家之犬，亦优为之”。是的，他的话，让人立即想到一则“狗”的谜语：“走起路来落梅花，从早到晚守着家。看见生人就想咬，见了主人摇尾巴。”

话扯远了，接着说鸡联。“天欲黎明，鸡翅拍斜山店月；日将昏暮，马蹄踏破石桥云”，非常适合旅店。“深宫御厨烹佳肴，圣上独享；路边饭店宰肥鸡，平民共尝”，贴在饭店的门上，更能招徕大众顾客。

富有情趣，格调清新，让人玩味无穷的鸡联，掐指算算，也不少。什么“寒鸡得食自呼伴，老叟无衣犹抱孙”啦，什么“笼鸡有食汤刀近，野鹤无粮天地宽”啦，什么“猴年马月无时限，鼠胆鸡胸非丈夫”啦，等等，无论是“谋生梦好鸡常破，索债人多犬不闲”，还是“拍马吹牛，是真类狗；攀龙附凤，不如养鸡”，都给人以充分的想象，生活的哲思。

至于那些具有辛辣意味的鸡联，就更耐人寻味了。“黄酒白酒都不论，公鸡母鸡只要肥”，横批“尽管拿来”，看着这样的对联，如果我们只想到吃，那就有违作者的本意了。“王好货，不论金银铜铁；

寅属虎，全需鸡犬牛羊”，尽管前面那则没有后面这则讽刺县官王寅的对联写得直白，但它还是含蓄地刻画了贪婪者的丑恶嘴脸。

过年了，活跃一下气氛吧，说几则诙谐幽默的对联。“饥鸡盗稻童筒打，暑鼠凉梁客咳惊”，这是四川才子李调元撰写的一副对联，谐音多多，妙趣无限。清人周渔璜写过的一副对联，吟起来也不错：“母鸡下蛋，谷多谷多，只有一个；小鸟上枝，酒醉酒醉，并无半杯。”这副联中的“谷多谷多”和“酒醉酒醉”，表意又拟声，双关微妙。其他还有“鸡蛋无盐真淡蛋，猪肠未切好长肠”、“风落鹊巢，二三子连巢及地（连科及第）；月穿鸡屋，四五声惊膀啼鸣（金榜题名）”，联意、趣味都不错，能让人回味。

流金岁月

李小米

过年肥肉香

快过年了，我给乡下的赵大爷打了一个电话，大爷啊，你今年春节得给我留着腊肥肉。赵大爷哈哈大笑：“我就晓得你爱吃肥肉，都给你留着呢。”

81岁的赵大爷在乡下喂了一头土猪，满山满坡的野菜是猪的主粮，像赵大爷这样在农耕时代用最原始传统方法喂养土猪的人，在我们那个村庄，几乎已经绝迹了，我甚至想有一天把大爷这种喂养方法申报为物质文化遗产了。大爷对我说，他晓得我爱吃肥肉，土猪肉肥，咬一口，满口流油，只要他活着，他都得帮我喂养土猪。

我对肥肉的热爱，或许在乡下早年的春节里埋下了基因，我和一些人的记忆，还把春节里的肥肉之香发酵着。

刘胖子对我回忆说，那是1980年春节，大年初一，一家人坐在桌子上吃肥肉，那年他刚13岁，瘦得像猴，看见碗里有肥肉炒豆腐，急切地去夹了几块肥肉往嘴里送，狼吞虎咽。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由于吃得过急，一块肥肉还来不及及嚼烂便吞下，卡在了喉咙里。父亲顿时慌了，拍打着他的背，哇啦一声，刘胖子一口吐了出来，一块肥肉落在了地上，爷爷弯下腰，心疼地要去把肥肉捡起来，被奶奶喝住了。一直到正月初九，爷爷还在念叨那块肥肉，叹息说把一块肥肉给浪费了。

那些年的春节，乡下人，城里人，美美地吃上几块肥肉，几乎就是过年的盼望了。而今，刘胖子正急于减肥，跑步游泳健身，很少吃肥肉了。但一想起那些年春节的肥肉，便会闭上眼睛，靠在树上、墙角边回味一番，感觉吃肥肉的美好年华，已成为岁月里尘封的老照片。刘胖子说，再也回不到那些吃肥肉的春节了，屋顶上炊烟袅袅，村庄里弥漫着肥肉的香。

1982年春节，我和妈妈去县城表姑家。妈妈说，娃啊，去你表姑家改善一下伙食，你表姑爷在搬运公司，发有肉票。果真，在表姑家，我美美地吃到了一种叫“喜沙”的蒸肉，就是用糯米、红糖蒸的肥肉，那肥肉入口即化，我感觉嗓子眼都上升了几寸，每吃下一大块肥肉，就是对肠胃的抚慰。在表姑家吃了两顿肥肉，我舍不得走了。想起一回到乡下，就是红薯稀粥的日子，顿感颓废起来。

表姑笑咪咪地说，那就多住几天吧。但妈妈说，马上就要立春了，得回去种地了。坐在轮船上，我回望着雾蒙蒙的县城，少年的心里开始做梦了，梦想成为一个城里人，可以吃肥肉的城里人。

终于等来了梦想成真的那一天。那年，我在县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饭碗，单位伙食团常常炒、蒸、炖肥肉，我有了单位的“肥肉大王”之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个人的胃，是有记忆密码的，我来到城里，见到肥肉，是唤醒了我对肥肉的记忆。那年春节，我就在县城，去柏诗人家，他家里有来自东北的好多土特产，还有海鲜。老柏问我，吃点啥啊？我不加犹豫地说，就红烧肉吧，肥一点的。

老柏呵呵呵大笑起来，这可是他的拿手菜。

这些年的春节，我回到乡下去，看爷爷山窝窝里瘦小的土坟。在杂草蓬勃的坟前，我用一个土碗祭奠我爷爷，土碗里，是炒的肥肉。我喃喃地说，爷爷啊，你生前一直没吃够肥肉，而今，你就吃个够吧。我感觉，有一股风飘来，想来是爷爷的灵魂飘荡而来，开始吃肥肉了。

肥肉，哺育了我青春时节身体的拔节，也让我的一生，打上了艰辛生活的底色。

百味书斋

俞益萍

红楼梦里的春节



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日常饮食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和五十四回中，详细地描述贾府过年的场景。第五十三回对祭祖、朝贺刻画，可算是文学作品中描写春节场面的绝响。先是物质准备，然后祭祖和朝贺：

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，各色齐备，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、新油了桃符，焕然一新。甯国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门大开，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烛高照，点的两条金龙一般。次日，由贾母有诰封者，皆按品级着朝服，先坐八人大轿，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，行礼领宴毕回来，便到甯国府暖阁下轿。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，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，然后引入宗祠。……那晚各处佛堂焚香上供，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，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，两厢高照，各处皆有路灯。上下人等，皆打扮的花团锦簇，一夜人声嘈杂，语笑喧阗，爆竹起火，络绎不绝。至次日五更，贾母等又按品大妆，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，兼祝元春千秋。领宴回来，又至宁府祭过列祖，方回来受礼毕，便换衣歇息。

春节祭祖不是贾府独有的行为，一般老百姓也要如此，是后代感念先人的一种表示，是情感的诉求。只不过贾家是大家族，祭祖的程序复杂而隆重，一般人家，就没有这般繁琐了。

朝贺，是一种礼制，《中华礼仪全书》曰：中国古代朝廷的庆贺大典。即在指定的时日，群臣朝见拜贺皇帝的礼仪活动。据文献记载，自汉代定为每年正月初一日为朝贺之日。这一天在史书上称为“元日朝贺”或“元正朝贺”。至唐玄宗时，中书门下省上奏，以为“冬至，一阳始生，万物潜动。自古圣明王皆以此日期万国，观云物，礼之大者，莫逾是时。”于是定冬至为朝贺之日。由此可见，“朝贺”乃“庆贺”之意。说起来，老百姓之间也做这个事，就是互相拜贺，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一般百姓，而不是皇帝什么的。

贾府是一个大家族，快要没落了，朝贺这一行为里夹杂因素更多。烈火烹油之家，朝贺的目的可能仅仅在于保住固有的荣华富贵，对贾家而言，就绝不是仅止于此。它要挽回将要逝去的一切，使荣华富贵延续的时间更长。贾元春入宫，恰如一剂强心针，使贾家看到了希望，春节这种重要节日，正好是感激皇恩的天赐良机，“贾母等人按品上妆，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”，也就辛苦有因了。

很多时候，节日并不仅仅是一个节日。